

西方语言学经典书系



Selected Writings of Otto Jespersen

叶斯柏森选集 I

[丹麦] 奥托·叶斯柏森 (Otto Jespersen) /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西方语言学经典书系

Selected Writings of Otto Jespersen

叶斯柏森选集 I

[丹麦] 奥托·叶斯柏森 (Otto Jespersen) / 著

曲长亮 / 导读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叶斯柏森选集= Selected Writings of Otto Jespersen: 全2册: 英文/ (丹) 叶斯柏森 (Jespersen, O.) 著. — 影印本. —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6.4
(西方语言学经典书系)

ISBN 978-7-5192-1094-6

I. ①叶… II. ①叶…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英文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75117号

著 者: [丹麦]叶斯柏森 (Otto Jespersen)

导 读: 曲长亮

责任编辑: 陈晓辉

装帧设计: 春天书装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137号

邮 编: 100010

电 话: 010-64038355 (发行) 64015580 (客服) 64033507 (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wpcbj.com.cn>

销 售: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1 mm × 1245 mm 1/24

印 张: 37.5

字 数: 900千字

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12.00元 (全二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联系调换)

西方语言学经典书系

专家委员会

主 任 沈家煊 陆俭明 胡壮麟 桂诗春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言仁	王 寅	王立非	王初明	王建勤
王洪君	文秋芳	方 梅	石 锋	冉永平
冯志伟	宁春岩	朱庆之	任绍曾	刘丹青
刘振前	江 荻	杨永林	杨亦鸣	杨信彰
李小凡	李向农	李柏令	李战子	吴海波
吴福祥	岑运强	何自然	汪国胜	沈 阳
张 博	张伯江	张德禄	陆丙甫	陆汝占
陈永明	胡建华	姜望琪	祝畹瑾	姚小平
袁毓林	顾曰国	钱 军	郭 锐	高一虹
高立群	黄国文	曹广顺	崔 刚	崔希亮
彭宣维	董秀芳	程 工	程晓堂	曾晓渝
熊学亮	潘文国			

海外专家委员会

主 任 黄正德 贝罗贝 丁邦新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惠	石定栩	石毓智	冯胜利	朱晓农
刘勋宁	孙景涛	张 敏	张洪明	徐 杰

总策划 郭 力

目 录

从百年纪念版选集看叶斯柏森的语言学思想 ——《叶斯柏森选集》导读	曲长亮 1
英文前言	57
英文目录	59
英语等语言中的否定 (1917)	3
关于英语的几章 (1918)	153
转折连词 (1933)	347
动词的角色 (1911)	355
一个后缀的历史 (1939)	361
一个被认为是阴性的词尾 (1933)	371
语言变化中的效用 (1949)	381
For+主语+不定式 (1910)	467
逆向构词举例 (1935)	473
英语中的双关短语和比喻短语 (1900)	479
语法系统 (1933)	487
语法的教学 (1924)	529
语音学的应用 (1910)	545
元音的象征价值 (1933)	557
英语中的浊擦音和清擦音 (1933)	579
英语的单音节词 (1933)	617
Nightingale等词中的鼻音 (1902)	643
格律札记 (1933)	647
关于莎士比亚语言的札记 (1933)	673
从和其他领域的关系看英语史 (1908)	677
语言的分类 (1920)	693

语言中的自然与艺术（1933）	705
《国际通用语》绪论（1928）	725
我们语言的历史（1921）	743
世界大战后的人造语言（1921）	755
《诺维亚语词汇》序（1930）	765
通用语语言学（1931）	771
《拉丁字母的普遍采纳》序（1934）	783
纪念威廉·汤姆生讲话（1922）	795
威廉·汤姆生对鄂尔浑碑铭的破译（1894）	799
卡尔·维尔纳（1933）	805
主席演说（1933）	817
大学告别演说（1933）	835
贺词（1933）	847

从百年纪念版选集看叶斯柏森的语言学思想

——《叶斯柏森选集》导读

曲长亮

1. 引言

1.1 叶斯柏森及其论著

丹麦语言学家奥托·叶斯柏森 (Otto Jespersen, 1860—1943) 是位多产的学者。从C. A. Bodelsen 1930年为其编写的著作目录以及Niels Haislund 1944年续写的补编来看, 他一生中的著作已有487种之多 (Juul & Nielsen, 1989: xiv)。若是算上各种嗣后出版及再版的作品, 这个数量则高达823种 (任绍曾, 2010: D9)。其中, 仅我们耳熟能详的单卷本专著就包括《语音学教程》(*Lehrbuch der Phonetik*, 1904/1913/1920)、《英语的发展和结构》(*Growth and Structure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1905/1912)、《语言论——语言的本质、发展与起源》(*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 1922)、《语法哲学》(*The Philosophy of Grammar*, 1924)、《从语言学角度论人类、民族和个人》(*Mankind, Nation and Individual from a Linguistic Point of View*, 1925)、《英语语法要略》(*Essentials of English Grammar*, 1933)等等, 更无须多言7卷本《现代英语语法》(*A Modern English Grammar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 1909—1949)这样的大型著作所形成的深远影响。一个世纪以来, 这些经典著作无疑深刻影响了我国的语言学界和外语教学界。

与上述单卷本和多卷本著作相比, 叶斯柏森的论文、演说、书序、回忆等短篇作品较少与我国读者见面。这部《叶斯柏森选集》

的出版可在此方面填补空白。叶斯柏森本人曾选编过两部自选集，一部是1932年出版的丹麦语《思考与研究》（*Tanker og studier*），收录文章19篇；另一部是1933年出版的《语言学文集——用英、法、德语撰写的论文选》（*Linguistica: Selected Papers in English, French and German*），收录文章21篇。^①1960年是叶斯柏森诞辰100周年，拥有“日本英语学之父”称誉的东京大学教授市河三喜（1886—1970）编纂了一部内容更丰富、覆盖范围更广、影响力更大的《叶斯柏森选集》（*Selected Writings of Otto Jespersen*）。^②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此次原版影印的，即是这部迄今最全面的单卷本叶斯柏森著作选。

1.2 《叶斯柏森选集》的内容构成

《叶斯柏森选集》（简称《选集》）共收录叶斯柏森著作34种，其中全文书4部，节选书1部，文章29篇。内容涵盖语法学、语音学、语言演变、国际辅助语等多个领域，既包括对语言的一般性阐述，也包括对英语等具体语言的个别性分析，可谓一部研究叶斯柏森语言学思想的宝库。

这部《选集》收录了叶斯柏森撰写的4部书的全文：《英语等语言中的否定》（*Negation in English and Other Languages*, 1917）、《关于英语的几章》（*Chapters on English*, 1918）、《语法系统》（*The System of Grammar*, 1933）、《语言变化中的效用》（*Efficiency in Linguistic Change*, 1941）。^③

《选集》还把叶斯柏森用丹麦语撰写的专著《英语格研究》（*Studier over Engelske Kasus, med en Indledning: Fremskridt i Sproget*, 1891）最后一章“变格中的清浊条件”（*Stemmeforhold i deklinationen*），即《英语中的浊擦音和清擦音》（*Voiced and*

① 叶斯柏森十分重视本国读者和国际读者的不同需求，《思考与研究》的19篇文章和《语言学文集》的21篇文章中，有3篇重合。

② 该选集的实际出版时间约为1962年（Potter, 1963: 231）。市河三喜教授未在该选集上署名，该选集也未明确标注出版年份，因而常被误认为是1933年版《语言学文集》的再版本或增订本。事实上，这两部选集的内容差别很大。参见Jespersen（1995: 236n19）。

③ 《选集》里收录的叶斯柏森著作并不都是初版本，因此目录和正文标题中标注的年份也不都是初版年份。本文使用的年份是初版年份。

Voiceless Fricatives in English) 的英语译文收录了进来。^①

其余著作多为叶斯柏森发表于各个时期的文章,有一些曾选入1933年版《语言学文集》。不过,本选集收录的文章大多是用英语撰写的,少量使用其他语言撰写的文章也已译成英语,极大方便了当代研究者对这些文献的使用。

这34篇(部)著作可依内容大致分为5大类:关于语音的研究、关于语法(尤其是英语语法)的研究、关于语言演变的研究、关于人造国际辅助语的研究、其他杂文。本文将从这5个方面对《选集》做简要评介。读者可依据个人的爱好和需求来灵活安排研读顺序。

2. 叶斯柏森的语音观

2.1 叶斯柏森的语音理论著作与语音观

虽然我国读者对叶斯柏森的语法理论更为熟悉,但叶斯柏森的语音理论同样极具影响力。Paul Christophersen (1989: 2)就曾提醒研究者,“人们常常意识不到,叶斯柏森早年主要被视为语音学家”。我国读者对叶斯柏森的语音理论的了解远不如语法理论深入,或许跟他的语音理论著作的写作语种有一定关系。600余页的长篇著作《语音学——语音学说之系统阐述》(*Fonetik: en systematisk fremstilling af læren om sproglyd*, 1897—1899)是用丹麦语写成的,流传颇广的《语音学理论》(*Phonetische Grundfragen*, 1904)和《语音学教程》(1904/1913/1920)是用德语写成的。与上述经典著作相比,他用英语写的《以非字母符号表示的语音发音》(*The Articulations of Speech Sounds Represented by Alphabetical Symbols*, 1889)仅是一部不足百页的早期试验作,其深度和广度均无法跟后来的丹麦语、德语著作相媲美。因此,《选集》中收录的关于语音的作品,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我们对叶斯柏森语音观的认识缺失。虽然这些小型作品大多在研究较为具体的问题,但我们从

① 叶斯柏森把丹麦文《英语格研究》(1891)改编成英文《从英语看语言的发展》(1894)时,未使用前者的最后一章“变格中的清浊条件”。该章的英译文后来收入《语言学文集——用英、法、德语撰写的论文选》(1933),并更名为《英语中的浊擦音和清擦音》。百年纪念版《叶斯柏森选集》里重印的即是这份1933年版的英语译文。

中仍可看出叶斯柏森语音观的清晰轮廓。

例如，他在《语音学的用途是什么？》（What's the Use of Phonetics, 1910）一文中对语音学的研究范围做了界定。叶斯柏森所定义的“语音学”，是生理学、物理学、语文学共同的研究对象，包含下列四个方面：

- （1）语音通过唇、舌、腭、声带等器官的发音；
- （2）语音的声学特征；
- （3）语音如何组合成音节等更大单位；
- （4）音长、重音、语调。

（p. 545）

可见，叶斯柏森的“语音学”比我们今天所说的“语音学”范围更广。它研究语音的生理层面，研究语音的物理层面，也研究语音与意义相关的语言学层面。用今天的术语来看，它既是语音学，也是音系学。叶斯柏森固然了解基于生理-物理的语音研究和基于语义的语音研究之间的区别。如他在《语法的教学》（The Teaching of Grammar, 1924）一文中所指出，外语教学中所讲授的语音学不应该是“不考虑具体语言的语音系统的‘纯语音学’”，否则语音教学就会“干瘪抽象，缺乏实用用途”（p. 531）。但是，正如Fischer-Jørgensen（1997：15）所指出，即使是在语音学-音系学二分法取得稳固地位之时，叶斯柏森仍并不支持语音学和音系学之间的决裂。在他看来，语音学家必须同时是音系学家，音系学家也必须同时是语音学家。

2.2 叶斯柏森论语音学的实用用途

《语音学的用途是什么？》无疑是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章。该文原为叶斯柏森1909年9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系列讲座第一讲的讲稿，次年发表于哥大《教育述评》（*Educational Review*）2月号卷首。叶斯柏森详述了语音学可发挥重要作用的两个实用领域：语言教学和文字拼写改革。

他认为，“教师若能在课程伊始花上几小时时间讲讲他所教的外语中的语音之学问，一定会发现这时间花得值，因为这会省下他

此后的很多时间。”（p. 549）他生动描述了自己借助舌位、唇形等语音学要素来指导学习丹麦语的英国人发元音/y/的经验，使外语教师 and 外语学习者认识到，语音学所阐释的发音机理可使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模仿那些本族语中没有、外语中却很重要的“陌生语音”，这无疑有助于消除外语学习者模仿这些音时的恐惧及教师传授这些音时的无奈。除了常规的语言教学之外，叶斯柏森还提出了让语音学为听障人士的特殊教育提供指导的设想（pp. 550-551）。

另一方面，文字拼写改革的动力源于部分语言语音与拼写的不一致性（如英语）。哪些拼写需要改革，需要做什么样的改革才符合改革之初衷，这类问题显然需要语音学理论做指导。同样的思路还可用于设计小学低年级的识字课本（p. 551）。

精确的语音转写所追求的极致，显然是“一音一符，一符一音”的理想。这在文字拼写改革中似乎并不实际。即使是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语音和拼写较为一致的文字，亦无法保证这种一对一式的映射关系。并且，随着语言的发展演化，语音和拼写终将逐渐脱节。不过，在叶斯柏森等学者的积极推动下，国际语音学学会于1888年成功颁布了《国际音标表》（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向这一理想迈出了重要一步。国际音标无意取代欧洲语言的既有拼写方式，但却成功实现了用统一的书写符号把语音精准记录下来的梦想。

2.3 关于语音象征理论

在音义关系的研究中，语音象征（sound symbolism）是个十分有趣却又常常受到忽视的话题。《选集》里收录的《转折连词》（Adversative Conjunction, 1933）和《元音i的象征价值》（Symbolic Value of the Vowel I, 1922）两篇文章集中显现了叶斯柏森对语音象征问题的看法。

英文版《转折连词》一文虽然迟至1933才出现于《语言学文集》中，但其丹麦语原文《一些转折词》（Nogle men-ord）早在1918年就已发表于瑞典出版的《献给以塞亚·泰格奈尔的研究文

集》(*Studier tillegnade Esaias Tegnér*)^①中。

语音象征揭示的是语音与意义之间的自然联系(natural relationship)。柏拉图的《克拉底鲁集》中已有“规约”(théseí)和“自然”(phýsei)之争。前者认为名与实之间的关系无必然联系,仅靠习惯来维系;后者认为名反映实的自然属性,二者关系是天然的。19世纪,德国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在论及音义关系时,把“模仿声音和事物所共有的属性”的指称方式称为“象征”。(Humboldt, 1836: 79)半个多世纪后,乔治·冯·德·甲柏连孜(Georg von der Gabelentz, 1840—1893)在其著作《语言学》(*Die Sprachwissenschaft*, 1891)中重拾这一话题,把音义之间的自然关系明确定义为“语音象征”(Lautsymbolik),这一提法得到了胡戈·舒哈特(Hugo Schuchardt, 1842—1927)的呼应,音义自然关系问题由此重回语音研究者的视线中。不过,叶斯柏森论及反映音义之间存在必然关系的词时强调:

我的阐释并非基于一般意义上的语音象征。这类词一方面固然是反映自然的词,但这类词全然不同于“象声词”。它们是些常规类型词,但却按这种特别方式使用着,因为它们含有某种深植于人的天性中的成分。

(p. 354)

那么,哪些“常规类型词”反映出语音和意义之间的必然联系?这些词又反映了人的何种“天性”?

《转折连词》一文为这两个问题提供了一类例证。叶斯柏森发现,西欧许多语言中都存在以m-开头的转折连词,如:法语mais, 丹麦语、挪威语men等。并且有些语言中发生过m-开头的转折连词取代了其他类型的转折连词的历时演变,如拉丁语magis取代了原有的sed,成为今意大利语ma、法语mais、西班牙语mas的词源。古英

① 以塞亚·泰格奈尔(Esaias Tegnér, 1843—1928)是瑞典著名语言学家,历任瑞典伦德大学教授、瑞典学院词典编纂委员会主席、瑞典学院院士,一生著述丰富。他和祖父瑞典诗人以塞亚·泰格奈尔(1782—1846)同名。

语转折连词ac也曾短暂地被转折连词me取代，虽然这个me在现代英语中已不存在。

他指出，这些转折连词的共同点在于其词首辅音m-。这个辅音的发音动作是“双唇保持禁闭，舌平静地置于口腔下半部，软腭下降，使气流从鼻孔自由逸出”（p. 349），说话人“想说点话，甚至知道自己必须说点话，也愿意说点话，却拿不准自己到底该说点什么”（同上）的时候，做的正是这个动作。

由此，这些词的语音形式和其所表达的意义之间呈现出了天然联系，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以m-为开头的转折连词更易生存。这一联系不仅存在于印欧语中，叶斯柏森还举了乌拉尔语系芬兰语mutta、尼泊尔Santal语menkhan，以及北美印第安人Kutenai语ma为例，说明了这一现象的普遍性。

我们不由联想到，汉语中，闽南、客家等方言中普遍使用的转折连词“嘅过”/mko/也跟这一阐释相吻合。

而双唇紧闭、软腭上升的塞音/b/和/p/也经常出现于转折连词的首辅音位置上，如英语的but、西班牙语语的pero等（pp. 351-352）。

现代语言学中，人们更为熟悉的似乎是索绪尔所强调的音义之间的“任意性”（arbitrariness）关系。索绪尔把任意性视为能指的最重要特征之一，认为“把能指和所指统一起来的纽带是任意的”（Saussure, 1916/1967: 100），非任意性符号仅局限于象声词和感叹词这两类边缘词。

而叶斯柏森则认为，语音和意义之间呈现出的自然关系其实并不局限于上述两类边缘词。更主流的词汇中有时也会反映出一定程度的非任意性。《普通语言学教程》出版伊始，叶斯柏森就指出，索绪尔论及音义关系时“在相当程度上夸大了任意性在语言中的作用，低估了象征性在语言中的作用”（Jespersen, 1916 / 1933: 114）。因此，他在《语言论》中用专门一章的篇幅来论述语音象征问题。他提出：

很明显，apple（英语，苹果）和pomme（法语，苹果）之间，window（英语，窗户）和Fenster（德语，窗户）之间基本无需选择，因为无论哪个音或音组，跟这些词所表达的具体概念之间都

没有自然联系。但另一方面，人人都会感觉roll（英语，滚动）、rouler（法语，滚动）、rulle（丹麦语，滚动）、rollen（德语，滚动）比相对应的俄语词katat’、katit’更胜任。

（Jespersen, 1922: 398）

此外，还有些音组似乎可反映出某种“思维状态”（state of mind），如英语gruntle（咕哝）、grumble（抱怨）、gloom（忧郁）、glum（愁眉苦脸）等词表现出的不满。

《选集》里，我们可以读到叶斯柏森在《语言论》出版的同年发表的《元音i的象征价值》一文。这篇文章不受《语言论》篇幅的限制，因而为语音象征理论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实例支持。

《元音i的象征价值》的说服力，很大程度在于叶斯柏森精心收集的海量实例。数量如此庞大的实例让我们直观地看到，/i/经常现身的词（或词缀）包括：表示“小”的形容词（§2），由“小”引申出的表示精巧、俏丽之义的词（§2注释），表示儿童、动物幼雏、较小事物的词（§3-4），指小后缀（§5），有“迅速”之义的词（§6）等。^①而与这些词或词缀反义的语素，则常含有/a/、/o/等音，这些音常具有一种庞大、昏暗、缓慢之感，与/i/形成鲜明对比。

《元音i的象征价值》用翔实的例词展示出，/i/的语音象征价值极具普遍性。文中的例词几乎涵盖了日耳曼语族和罗曼语族的所有重要语言，包括一些重要方言（如爱尔兰英语）和一些已消亡的古代语言（如哥特语）。此外，欧洲的一些使用人数较多的非印欧语系语言（如匈牙利语、芬兰语、爱沙尼亚语等）在文中也有所提及。

我们不妨为这份精致的清单增添一些汉语的例子，让/i/（以及/e/）的语音象征价值更显现出普遍性。以闽南语为例，下列常用词语与叶斯柏森的清单十分吻合：

① 叶斯柏森在《语言论》中列举的例子里，指小的元音除了/i/之外还有与/i/音色接近的/e/，如法语指小后缀-ette、女性后缀-esse，匈牙利语近指代词ez等。这一点不难理解。如果用雅柯布森等（1952）后来的术语来概括，就是/i/和/e/在“锐音性”（acuteness）特征上是一致的。参见拙著《雅柯布森音系学理论研究——对立、区别特征与音形》（2015：285-288）。

方言用字	音位标写	普通话释义	类别说明
细—大	/se/-/tua/	小 / 大	/e/用于表示“小”的形容词
金—黯	/kim/-/am/	亮 / 暗	/i/用于与“小”平行的其他形容词
水—稗	/sui/ ^① -/bai/	美 / 丑	
冷—烧	/lin/-/sio/	凉 / 热	
清气—垃圾	/ts ^h in ^h k ^h i/ - /lasa/	干净 / 脏	
团仔—大人	/gina/ ^② -/tualan/	小孩 / 大人	/i/用于表示“儿童”的名词
一枝草— 一丛树仔	/tsit ki ts ^h au/- /tsit tsan ts ^h iu a/	一棵草 / 一棵树	/i/用于表示“较小事物”的量词
紧—慢	/kim/-/ban/	快 / 慢	/i/用于表示“迅速”的词

“小”以及与“小”相平行的词，内含“尖利”的/i/或/e/，和其反义词中常见的“舒缓”的/a/、/ɔ/及二合元音/ai/等形成鲜明对比。

更加可贵的是，叶斯柏森甚至已准确指出了/i/造成细小、明快之感的根本原因：其一，/i/的音高较高；其二，/i/使人联想到发音时口型的狭小。如果说后者（生理特征）显而易见，那么前者（声学特征）实为一种高瞻远瞩。三十年后，雅柯布森、方特、哈勒（1952）利用语图仪证实了叶斯柏森的设想：/i/发音时能量聚集于语图中频率较高的区域，即呈现高声调，这一特征在雅柯布森-哈勒区别特征体系中被定义为“锐音性”，与/u/、/ɔ/、/a/等后元音的“钝音性”特征相对立。“钝音性-锐音性”是雅柯布森-哈勒区别特征体系中12组区别特征之一，是声调特征中重要的一组。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叶斯柏森无意否定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更不赞同古代学者对词的音义联系所做的臆想式猜测。换言之，语音象征仅是对所存在事实的客观描述，而非词源考究之依据。他在《元音i的象征价值》中提醒读者，/i/并非永远表示“小”，任何语

① 注意此例中/u/是介母，/i/才是真正的韵母。下例中/sio/道理相同。

② 此例中/-a/是后缀。

言都无法自始至终贯彻/i/的语音象征价值。例如，他指出英语中虽有little表示“小”，却同时有big表示“大”。

我们则可在闽南语中找到类似的“反例”，如指小后缀/-a/（“仔”）、远指代词/hɪ/（“彼”）、昆虫名称/kauhia/（蚂蚁）等。

他还澄清，“我并不想说它们（带有/i/的词）最初源于某种表达细小事物之欲。……我要强调的只是这些词的音和义之间存在某种联系”（p. 559）。显然，若忽视这一点，对音义之间的天然关系的思考就会退化为他在《语言论》“语音象征”一章中所明确反对的那类“浅薄看法”（dilettanti）。

2.4 语音、拼写以及二者关系的演化

叶斯柏森7卷本《现代英语语法》的第1卷，系统阐释了英语语音和拼写的历史演化关系。这一话题在《选集》中也有涉及。《英语的浊擦音和清擦音》（Voiced and Voiceless Fricatives in English）即可使我们通过这个具体的小问题管窥英语的语音与拼写。

我们通常会以为，汉语语音演变通常会被汉字的超时代性、超方言性掩盖起来，而拼音文字则能够直观地反映语音演变的过程。但是事实上，从古英语到当今的现代标准英语，英语的拼写和文字之间似乎从未呈现出真正的一致。语音学家虽然已使“一音一符、一符一音”的理想在国际音标表中得到了实现，但是在人们日常所使用的文字中，语音和拼写之间的落差却仍常态化存在。与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拼写相对规则的语言相比，英语语音和拼写之间的不一致性几乎已成为英语最广为人知的特点。

从叶斯柏森的《英语的浊擦音和清擦音》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问题不仅仅局限于现代英语，语音与拼写的不一致在古英语中已经存在。以擦音为例，浊擦音[v]在古英语中大量存在，但古英语却并无专门的字母书写这个音，而是用字母<ƿ>兼表示[t]和[v]。字母<s>和塞音[s, z]之间的关系与之类似。源于鲁纳字母的<þ>和变形的拉丁字母<ð>都用来表示齿间塞音，但却并未用来分别表示清音和浊音，而是发挥同样的功能，各自都是时而表示清音，时而表示浊音。直至今日，英语中仍无专门的字母或字母组合分别表示清音/θ/和浊音/ð/。

那么，从古英语到早期现代英语，字母f、þ（ð）、s究竟哪些

情况下实为清音，哪些情况下实为浊音？《英语的浊擦音和清擦音》旨在探究这几个字母的实际音值（phonetic value），从而回答这个问题。通览叶斯柏森在全篇中引用的大量实例，我们可概括出下列规律：

（1）语音环境的同化作用

决定这几个擦音实际清浊音值的第一个要素其实显而易见。简单地说，浊擦音[v, ð, z]可视为/f, θ, s/的位置变体，起初与相对应的清音构成互补分布。当上述字母处于浊音环境时，其音值为浊音。我们若借用生成音系学的表达式，则可将这一音系过程记录为：

[–voi] → [+voi] / [+voi] __ [+voi]

这条同化规则极具普遍性，几乎在所有语言中都有所反映。因此，英语史研究者对上述字母夹在元音或其他响音（如鼻音、边音等）之间时的音值看法较为一致（p. 579）。

同理，我们不难设想清音环境下的清化规则：

[+voi] → [–voi] / [–voi] __

例如，lockes > locks经历了/lokes/ > /lokez/ > /loks/的变化（p. 595），非重读音节中的弱e音消失，使/k/和/z/相接触，其结果是/z/清化为/s/。

英语大多数方言中，词首擦音保持为清音，没有形成德语或荷兰语那样的词首擦音浊化规则。^①

（2）连接音变规则的作用

短语或句子中，词首位置的擦音未必一定是清音。因为语音环境带来的同化不仅影响词内部的擦音音值，也作用于词与词之间。叶斯柏森因而引入了“连接音变规则”（sandhi rule）对其加以阐释。“连接音变”（sandhi）这一术语源于古印度语法学家对梵语的描写，特拉斯克（2000：234）将其定义为“应用于跨越语素边界或跨越词边界的音段序列的各种音系过程”。例如，叶斯柏森在

① 英格兰西南部方言（West Country Dialect）存在词首擦音浊化现象，如音节首的s在萨默塞特、多塞特、德文等地的方言中传统上读成/z/。例如，在哈代的小说《德伯家的蓓丝》中，蓓丝的父亲把said读成zaid。此外该小说中还可见到把see读成zee，把folk读成volk等例。不过Svartvik & Leech（2006：134）指出，这一古老特征正在逐渐衰落，“这种发音如今用在玩笑中多于用在真实话语中”。